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木蘭奇女傳 第五回 彈寶銖紅絹說奇人 畫三策李靖獻良馬

卻說李靖與紅絹策馬而行，來至臨潼山，到了梅林鎮。日暮投宿，歇於樓上。次日天明，濛雨不休。李靖晨起，檢書觀看，紅絹亦對鏡理髮。對門樓上，坐著一頹白老者，髮如旋螺，鬚若短松，以目視紅絹。李靖心甚惡之。絹低聲謂靖曰：「對門老叟，狀貌不凡，才識必出汝之上，子試往拜之，必有所贈。」靖信其言。老叟曰：「子先怒我而復來拜我，必對鏡者之所教也。」靖曰：「然。」老叟曰：「子為誰？」曰：「我李靖也。」叟曰：「對鏡者為誰？」靖曰：「室人馮氏也。」靖因問曰：「先生為誰？」曰：「吾亦姓馮，名冀，西洋人也。」靖曰：「先生何以至此？」冀曰：「吾觀中原氣數參差，故我越國而來。近見太原王氣時現，吾將安用？思往南安一遊。」靖曰：「弟與先生欲訂同胞之誼，若何？」冀曰：「不然。尊嫂姓馮，吾亦姓馮，吾當與嫂結為兄妹。」李靖返告紅絹，絹大喜，於是絹拜冀為兄，冀拜絹為妹。一日，靖謂冀曰：「人生斯世，必如何方稱為奇人？」冀曰：「夫所謂奇人者，舉世不能建之功，而我能建之，三綱於焉而明，舉世不能立之節，而我能立之，五常因之不墜。為天地所依賴，為古今所推仰。冀雖不才，心竊竊焉慕之。」靖曰：「不然。此所謂英雄也，非奇人也。所謂奇人者，言不奇於人，而言可法；行不奇於人，而行可師。規規乎見利不趨，見害不避，澡其身於德，若魚之浴於水，呼吸吞吐，無非善也。至若功與節，視乎時，審乎外，不以得之為喜，不以失之為憂。靖雖不敏，願從事於斯焉。」紅絹曰：「此所謂賢人也，非奇人也。奇人者，盡性了命之人也。夫鳳生於山，人莫不知其為鳳者，以文辨也；龍居於水，人莫不知其為龍者，以鱗識也。奇人與世居，而人知其為奇者鮮矣。豈惟不知而已哉，疑之者視之為愚，謗之者稱之為矯。奇人而處疑謗之間，擇其善者而教之，其不善者而化之。志與眾人異，而心不忍於眾人離。渾於物化，不至有者，雖至老不悔。」靖曰：「此奇人之操也，奇人何所學而成？」絹曰：「予日誦聖言，尚未聞奇人之所學乎？聖聖相傳，祇此‘中’字。審中道而行，謂之奇人。所以言行遵先王之法，視聽效先哲之為，異乎流俗，邈於污世，故疑謗之士，視若奇人，雖然，果有奇於人哉！」靖曰：「此奇人之節也，奇人之心術若何？」絹曰：「主乎‘中’者，謂之道心；出乎‘中’者，謂之人心。道心者，操之則易，存之則難。存之不傷於固，謂之善養，則更難，故曰惟精。精易失之太過，防其太過而止之，則又失之不及，故曰惟一。一而至於渾忘，謂之允執。允執者，身不出‘中’外，心不出‘中’中，其神如化，其德配天，而人莫之擬焉，故謂之奇人。舍中道而言奇人，異焉而已矣。」於是馮冀擊寶劍，擊棹而歌曰：

大道根莖識者稀，愚人日用不自知。  
為君直指性命理，但教心與性相依。  
李靖亦執劍擊棹而歌曰：  
日月雖明不為明，日月之明有時昏。  
我心之明無晝夜，不是奇人是奇人。  
紅絹亦持劍擊棹而歌曰：  
堪歎我身寄世居，淡雲飄泊走天衢。  
從風不若從龍便，擇揀身心傍太虛。

三人在店中盤桓了三月有餘，每日談詩論道，彼此相長。馮冀恐誤了自己大事，拜別李靖夫婦，欲往南安，李靖亦欲往太原。馮冀臨別囑曰：「期至十年八月初十日，看南方紅光燭天，即我事成之日。十五年，我當來中土致貢，與汝在長安相會。」於是三人揮淚而別。

不言馮冀南行，單言李靖與紅絹行至太原，果然耕者讓畔，男女別途，道不拾遺，夜不閉戶。又天朗氣清，山川獻瑞，不時有正氣縱橫，李靖驚訝不已。及至太原，覓了寓所，謁見唐公，唐公待之甚厚，命長子建成答拜。紅絹於簾內窺之，謂靖曰：「無能為也。氣滯神馳，非善終之輩。」他日，次公子元吉來訪，絹又謂靖曰：「未語先閉目，其中多詐；開口欲人從，其志不謙；與人言而目多內顧，其意必奸，宜遠而不宜近之人也。」

一日，李靖偶過學宮，值三公子在泮池閒步，公子謂從人曰：「走馬者是誰？」左右曰：「此人姓李，數日前來謁老令公，大約攜妻子寄食者耳。」原來三公子好學不倦，每日視膳問安之後，即入學宮讀書，不比建成、元吉終日遊蕩，故此未與李靖會面。當日瞥見李靖，即備名帖來訪。李靖接見，分賓主而坐。公子曰：「先生抱濟世之才，不遠千里而來敝邑，使弟得承教益，寔為萬幸。不知先生教我以何者為先？」靖曰：「公子名德施於天下，雖三尺之童，莫不仰望，況靖以四海為家者乎？」公子跪而言曰：「交疏者，言必淺；禮厚者，教必深。某願以師禮事先生。」靖亦跪而答曰：「靖不才而公子錯愛，願效犬馬，以備裁取可也。西席之位，則予豈敢當哉！」公子曰：「吾觀先生，偉丈夫也。先生自度與古代名賢，堪與誰為伍！」靖曰：「靖學淺志下，求無愧於今人足矣，焉敢與古人為伍哉！然靖雖不才，亦願聞公子之志。」公子但笑而不答，李靖亦低首會意。又談論些閒話，公子辭李靖而去。紅絹出幃，迎謂靖曰：「此真命主也。他日鞭笞藩鎮諸侯，其惟斯人乎？」次日，三公子又來相訪。自此，李靖與世民交遊甚厚，逐日往來，卻無一言及於天下大事。

一日，世民招李靖，飲於北城樓霞嶺上。世民乘醉顧李靖而言曰：「大丈夫當縱橫宇宙，為一世不可少之人，作千萬世推重之主，必何道而可？」李靖對曰：「夫所謂大丈夫者，寔成敗之勢，定進退之局。因民之利而利之，因人之惡而惡之。故不勞而澤加於民，不戰而威行於世。譬之順風而呼，背日而視，其聲加疾而明加遠者，勢使之然也。然後牧民以文，衛民以武，以遺萬世之安。」世民乃執李靖手入密室中，跪而請曰：「某不才，願受教於先生！」靖曰：「公子自料太原可成王業否？隋氏之氣運隆替否？天下諸侯可以力制否？」公子曰：「方今海內一家，禮樂征伐皆自天子出，隋氏不為不隆。太原屬在西陲，守則可矣，未可以戰。天下諸侯皆英勇之士，事之且恐力不繼，焉能受制於不才乎？」靖曰：「不然。方今文帝老邁，任用讒臣，又頻年饑饉，四夷屢叛。再者，皇太子柔弱有餘，皇次子剛勇過甚，他日必有爭立之變，國運可謂衰者矣。天下諸侯，譬如群狗，據關而吠，勇士尚避其威，曳尾而郊行。雖三尺之童，皆可以持杖而逐之，何懼哉！太原風俗約儉，易教之以禮；地沃民勤，易使之以富，然後靜以觀天下之變也。乘變極思治之時，則義師一舉，天下皆引領而望之矣。」公子大悅，再拜而謝。自此李靖佐公子理農桑，治甲兵，交結賓客。天下豪傑，無有不知世民之賢者，皆李靖之教也。如此三年，公子志不少懈。

又一日，李靖謂公子曰：「吾為公子畫三策，可運天下於掌上。」公子正立，拱手受教。李靖曰：「第一策，公子當與匈奴主厥突，結為唇齒。他日舉兵南向，庶無內顧之憂。第二策，長安，文人廣集之地，吾當再謁越王，招天下賢士來歸太原。第三策，紫微垣中，帝星搖搖，時有白氣蒙蔽。客星居於帝座之右，光芒四射，其兆甚凶。吾去見機行事，以成三策。三策成就，大事濟矣。」公子乃頓首謝曰：「先生真王佐之才也。」二人名雖朋友，心寔君臣。

世民也素知番王厥突重利娛色，乃選美女十名，黃金萬鎰，綵緞千疋，交納番王。大悅，亦以厚禮酬答。自此兩國往來不絕。李靖乃謂公子曰：「越王所最愛者，良馬也。乞借公子黃龍駒，往長安一行。」公子慨然與之。公子問幾時起程，李靖曰：「明日乃黃道吉日，可以起程。」公子贈黃金五百兩，李靖少之，曰：「吾此行勝起十萬精兵，求公子益予黃金千兩，可以濟用。」公子遂如其數。李靖恐越王防己之詐，帶紅絹同行，公子盡一日之程相送。紅絹宿於驛亭內室，公子與李靖抵足而臥，談敘一夜。次日臨別，靖囑曰：「欲上人者，必以身下人，方能收賢士之心，公子牢記。」遂與紅絹策馬，望長安大道而來。

不上數日，到了梅林鎮。靖謂絹曰：「向年同馮冀萍水相逢，結為兄妹，相居三月餘，不覺今已五年矣。」二人在馬上感歎了一回。又行數日，已到長安。牽著寶馬，佩了開唐寶劍，同紅絹望越府而來。左右將李靖名帖，並陳情表文傳進。越王細看，其表

文內云：

罪臣靖自與紅絹去後，感大王不追不殺之恩，遂男女有室有家之願。雖大王寬仁，視婢妾若薨薨之蟲，而義士銘心，願啣環以報生生之德。今獻黃龍駒一疋，德力兼優，興王劍一柄，金玉可荆。臣願附驥尾，垂千載之令名，永隨鞭蹬，作侯門之清客。心出至誠，伏祈照鑒，謹表以聞。

越王看畢，喜形於色，命左右取寶劍帶馬進來。越王一見此馬，遍體黃毛，果然是五爪龍駒；那口寶劍，光芒射目，寒氣襲人。顧謂左右曰：「吾料李靖，必有以報予者。」命請李靖與紅絹入見。李靖、紅絹伏地請罪，越王曰：「先生休矣！」命左右扶李靖起，分賓主而坐。越王曰：「先生盜我萬人俊，卻還我千里駒。」李靖曰：「大王以明珠投人，臣敢不以寶劍相贈。」時紅絹依於靖後，越王曰：「不見子已五年矣，已非復昔日之紅絹也。」紅絹斂襟而答曰：「大王威儀如故，惟鬚髮加白矣。」越王命左右擇一靜室，居李靖、紅絹於內。李靖厚賂越王之左右，無不稱李靖之賢，越王亦誇其得人。凡有接見賓客者，常使李靖在座，因此天下豪傑，無有不知李靖者。靖居越府，直至煬帝下揚州之日，方回太原。此是後話不表，細看下文分解。